

#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

■林东林

从机场到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十几分钟里，一车的人都在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自言自语，互相之间，或者跟电话那头的某个人。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说后面的航班延误了，现在航空公司已经安排我们到酒店来休息，让她也早点休息。

这是一家老旧的酒店，霓虹灯招牌上那个“锦”字快要掉下来的部首，以及大块大块已经脱落了瓷砖的外立面，都证明着它的老旧。刚一下车，很多眼尖的人又开始大声嚷嚷起来，那么破怎么住啊。为了省钱把我们弄到这里，搞什么啊搞。这怎么行，跟航空公司投诉去。

我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嚷嚷，因为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用——事实上，我也并不是头一次碰上这样的倒霉航班。这种时候，平心静气比嚷嚷一些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气话能让自己更好些。我拖起拉杆箱，默默地夹在排起一条长队的人群中，等着将会分配给我的那个房间。

房间很小，起码比想象中要小，目测还不到15平米。房间里比酒店外面更显老旧，油腻腻的棕色窗帘，脱漆的老式桌椅，翘了皮的木地板，床头一侧的墙壁上还布满了大片霉斑——虽然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之下看上去更像是一幅油画。也可以把它当成油画，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把拉杆箱一推，在那张带扶手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和打火机。

到房间了吗你，她在微信上问。到了，刚到，我说，然后起身拍了那幅“油画”给她看。

跟你说了让你直接飞直接飞，偏不听，这下好了，航班延误了吧！她说，她想以这样的口气来证明她的先见之明。她总是这样。马后炮！我回了三个字，以及一个感叹号。什么马后炮，你定机票时我怎么说的？是不是说了中转航班不靠谱？你就是不听，非要按自己那一套来！她快速回道。就当来厦门玩一趟嘛，不是一直说来没机会来，你快睡！我说。

明天12点前回不到武汉我看你怎么搞！她说。我想说，回不来你改签嘛，反正去桂林玩，哪天去不是去。你说得轻巧，好不容易我才请了四天假，晚去一天就浪费一天!!!我仿佛从那三个感叹号里听到了她的咆哮。你快睡吧，明天上午一准儿能回到武汉，我说。

接下来她没有再回复，过了大半个小时也没有回复。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又或者是不想再回复我什么。我摸出一根烟点上，走到窗台前，把一口烟气喷出去，看着那股烟气一阵阵飘散，继而消失在夜空里。几颗星星挂在天上，月亮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照着。



楼下，酒店外层那道栏杆的拐角处，蓝色垃圾桶边上有一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也在抽烟。他左手夹着烟，右手举着电话，跟那头有说有笑的，说几句就抽上一口。

我摁灭烟，去冲了个澡。我决定洗完好好睡一觉，把从上海带回来的那些疲惫都睡掉。

洗完澡躺下，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我摸出来手机看了看，她还是没有回复。你是不是睡着了？我发微信问。她还是没有回复。我又打微信电话，打电话，她也没有接。

她肯定睡着了，我对自己说。我摁亮灯，靠着枕头坐起来，迷迷糊糊的意识一点点清晰起来。我再一次注意到房间里那些过时、老套、破旧的家具和摆设——在所有我住过的酒店里，这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最不堪入住的一家了。在厦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厦门，我实在搞不懂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酒店存在，怎么还会有跟这样的

酒店合作的航空公司存在。

房间小是小了点儿，虽然还不到15平米，不过面积并不是最重要的。对客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设计感，是舒适度，是人文关怀。其实完全可以这样改造嘛，把木地板换成石材地面，墙面可以用亚克力雕刻的复合型材料，电视机以画架形式巧妙摆放，椅子换成高性价比的藤编椅，桌子换成铁艺实木办公桌，顶灯换成后现代简约枝型造型灯……当然，也可以有更高级的改造方案，对我，一个资深软装设计师来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下了床，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圈，又摸出来一根烟点上，然后走到窗台前。

楼下，酒店外层那道栏杆的拐角处，那个蓝色垃圾桶边上，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还在打电话，保持着我一开始看见他时的那个姿势。我看了看手机，已经快零点了，他起码打了有一个小时了，不知道他都在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说的。我点上一根烟，望着他。

几分钟之后，我注意到他狠狠地踢了一脚面前的那只蓝色垃圾桶。他这一脚十分用力，因为在他踢完后我注意到那个垃圾桶就歪倒了下去，磕出了里面的一些垃圾。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他又扬起来右脚甩了好几下，然后又蹲下来，揉搓了好一会儿右脚尖。我笑了笑。

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那个垃圾桶，走到旁边去了。我看见他还在继续打电话。

通知航班起飞的电话是在将近凌晨1点时打来的，当时我已经快睡着了，又被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拖着拉杆箱走到酒店大堂时，很多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说说笑笑的，欢呼雀跃的，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接下来的行程，他们已经忘记了几个小时之前的大声叫嚷。

上了接驳车，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车缓缓启动时，我才意识到之前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现在已经不在那道栏杆的拐角处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此时此刻，被他踢了一脚的那个垃圾桶仍旧还歪倒在那里，里面的垃圾撒了一些出来，并没有人过来收拾。

接驳车开出酒店大门，拐上了一条空空荡荡的马路。靠在车窗上，望着马路一侧那栋高楼上零零星星的几盏孤灯，我又想起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想起他的制服，他踢疼的右脚，以及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不知道是她还是他。不，应该是她，肯定是她，绝对是她。我几乎可以看见她，她就在厦门，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

走近她，满墙梨花。  
走近她，一只笼子正等待  
梨树上滋长的蓂芽。  
但是鸟先来了。  
它带着河滩上户外的气息  
来看老朋友，那些  
被无数次抚摸过背脊的  
诗册、小说和人文社科类  
书籍。最好的书店是  
一块自留地，种下书，收获  
梨树上晃动的檐铃。  
不太计较得失，落败的  
永远不是书，也不可能是。  
盈亏的辨认有瑕疵，  
正如春光里浮游的沙尘，  
招摇着少许不完美。  
但梨树上的风铃，  
每年盛开并凋落一次。  
好像存于某个特殊的閃回，  
那只鸟就是你，就是  
我自己。笼子围拢成书局，  
却并不常闭，它把你  
拉入怀中，又用架上的思想  
将我们朝外反推。  
都知道门外是广阔天地，  
所以我沉浸下来，  
以求吸取，这笼中的意义。

## 双榆树的早晨

当我们睁开眼，就唤醒风声。  
它们在昨夜早起，忙于  
修剪行道树攀缘的枝蔓，不过  
中通已是这城市跨越时代  
累积的性格；严整的规划如同  
井田，俯瞰中见折见方。

但风，比我们更早地清醒。  
就像上帝，你意识到他，  
他不一定存在；但当你  
被黑暗逼近，他的神情必定比  
黑暗更深。我们并排躺着，  
说起风，它的大小、振幅、速率  
以及想象中的破坏力，都不能  
令我起身。室内是周末，  
窗外的暴君无法撼动生活中  
偏安的一隅。这难得之闲  
浮在床上，短暂、亘古且悠长。

无数次，我们谈论诗、谈论  
这多元而有用的城市。  
但是风没有刮走任何一个词，  
相反，为我们送来阳光；  
它们钻进窗帘的缝隙，那松针  
般的思想充盈力量。我们就  
就钻进窗缝，轮流交换  
各自积蓄的风。继而，一切的  
迅疾与一切的捉摸不定，  
都安定下来，亲密又宁静。  
但今天的风和明天的风，  
都会沦为陈迹，一种旧相识。

我们当然不会，现在就  
老去。当你语音渐低、再小憩，  
我也合上眼，与你一起沉下。  
而风声，必在某个清醒的边缘  
再次降临，恰如我们  
第一次唤醒它时略带疲惫。

## 主题词写作——

### 看不见的城市



# 我见过城市吗

■李昌鹏

1 儿子和儿媳妇在2000公里外的S城打工。12年前，他们在那里买了一套300多万的两居室，我曾为此担忧，那时的他们因此欠银行100多万。儿子和儿媳妇工作忙，他们却执意要让孙子从老家到S城上幼儿园，他们向我求告：

“妈妈，你来S城继续帮我们带孩子吧。”  
我觉得他们的决定是对的。S城的学校比我们村的肯定要好，于是，我开始和老伴两地分居。

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我没想到老了会跨越两三个省份去一次S城，一去就是10年。最初，我隐约感到激动。我经常去菜市场买菜，而在S城我将是一个去菜市场买菜的农村人。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儿子在S城的房子只有60个平方。到S城后，我马上明白为什么儿子只让我一人带孙子到S城去。S城有什么好？属于我们的只有60个平方，四口人住，转个身都困难。更为难熬的是，孙子在幼儿园，儿子和儿媳妇要上班，10年时间，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那座没有熟人的城市。

孙子到S城后不久，开始不大愿意和我睡觉。他晚上总想和妈妈睡。儿媳妇经常说：“您说话声音得小点儿。”我意识到自己说话嗓门儿确实挺大，但说话声音小，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儿子经常出差，每次回家总显得疲惫。我想和他说话，说老家在一个节令会种什么庄稼。我讲得次数多，儿子的兴趣越来越低。我觉得他在敷衍我，可我却找不到他感兴趣的话题。

“我在城里是多余的人。”我给老家的老伴打电话，这是那10年经常重复的内容。

“儿子还欠银行100多万。”老伴总是对我说，“我们的光阴过去了，钱上面我们帮不上他们，你安心帮他们带孩子，让他们专心工作吧。”



那时，儿子每个月给我800元买菜。我觉得我能赚到这800元。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就偷偷在小区里捡废品。第一个月，我就赚了1000元。当月我开心地拒绝儿子给的菜钱，儿子惊呆了。

“妈妈，您不要再捡废品了。”儿子说。

“我凭劳动赚钱，难道给你丢人了吗？”我气愤地说。

“这里的人来自天南海北，谁也不知道谁的健康状况。这不是在咱们村里，各家知根知底。垃圾箱是危险的，您不能捡废品，您要带孩子啊！”儿子说。

“我在城里是多余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给老家的老伴打电话说这句话。

“儿子还欠银行100多万。”老伴对我说，

“我们的光阴过去了，钱上面我们帮不上他们，你安心帮他们带孩子，让他们专心工作吧。”

我在城里是多余的人，可是我不得不留在S城。

2 那时，婆婆每隔段时间就要用家乡话冲我念叨一次：“我真想回去。”我一听这话就不乐意。

丈夫经常对我说：“对咱妈亲热一点儿。”这话我更不爱听。

这些令人生气的话，我一听就是10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亏待了她老人家？前年，丈夫对我说：“妈妈在S城没熟人，没其他事可干，爸爸60多了，一个人在老家不免恹恹。咱们儿子14岁，他自己能上学了。”

决定送婆婆回去之前，我们在一个周六去游览S城的标志性历史人文景点，然而，那个周末丈夫又要出差。婆婆不识字，不能独自出行，10年来她见到的S城就是我们的小区。在S城10年，我也没游览过这个景点，一直走在单位和家之间，我总觉得未来会有机会去看看。婆婆怕是再不愿去2000公里外的S城，回去前，陪婆婆去看看S城，这带有某种使命的味道。

我本以为为丈夫出差，婆婆会对出游兴趣阑珊，没想到不愿出游的是我儿子。

儿子说最不愿意过的就是周末，作业多，他不愿意出游。在奶奶的劝说下，他终于答应陪游。游览过程中，儿子一直打不起精神。婆婆倒是很开心，尽管她对历史、文化不感兴趣，让她开心的却是景点赫赫有名，她说她早就听说过这里。婆

婆主要的目的似乎就是要和孙子及我合影，她把那10年间最好的笑容留在了合影上。她说，“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带回去。”

高铁站在丈夫的县城老家已建成6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享受高铁带来的便利。又一个周末，我们家四个人一起坐高铁回去，走出高铁站的那一刻，我看见婆婆的眼眶湿润了。

高铁站建在丈夫老家一个新的开发区，站外是巨大的广场，鳞次栉比的高楼环绕在广场周围。这里和S城有什么两样？没有。儿子对这种变化是无感的，他4岁便离开这里，他不吭声，只指了指肯德基店，表示肚子饿了。丈夫和我都颇为吃惊，丈夫问：“妈妈，你怎么啦？”

婆婆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你还是和我们回S城吧，这里已经是第二个S城。”丈夫呵呵笑道。

婆婆突然也笑了。

他们母子正打趣，一个穿着时尚的小伙子走过来大声喊：“大妈，你变白了，好洋气呀，看来没少被S城塑造呢！”

丈夫的表弟开着一辆皮卡来接我们，一路上和我们说说笑笑，而婆婆沿途一直在看连绵不绝的基建工地。一栋栋新楼正拔地而起。丈夫的表弟，我仅在结婚时见过一面，据说他在邻村做村委员会主任。他告诉我们，他们村已完成拆迁，不少人搬进回迁小区，他说丈夫所在的村子几年后也会拆迁。

“哥哥、嫂子，还是你们读过书的人混得好，在S城买了房。城镇化是趋势，这几年家里变化挺大，年轻人大部分在县城买房买商铺。多回老家看看吧，再过几年你就看不见你记得的老家了。”

3 我见过城市吗？我曾对城市、对现代生活充满向往，可是在S城生活十几

年，没有哪一条街道可以进入我的梦境。无数次登上客机，从天空俯瞰一座又一座城市，我却无法对任何一座城市产生依恋。城市是一个个起降点，任我凭空来去。

我经常梦见我的母亲，在我回不去的泥瓦灶旁，给我用猪油炒鸡蛋饭。

城市都是一样的，在往昔炊烟升起时分，母亲或许正打开老家回迁楼里的燃气灶，而妻子也一样在S城开始点火做饭。

对于我而言，城市是共通的，S城就是天下所有的城。我在S城做生意，在W城依旧在做生意。偶尔我因怀念W城的生意伙伴老李，便喜欢去W城。我们在江边的酒吧畅谈，用天真把自己从纷扰的人事中短暂放逐。可是老李早就去B城生活了，B城依旧有醉人的酒吧，我们延续着往日的交情。或许W城也有能够共饮的老张，他刚从F城搬来这里，他把我带到了曾经和老李一起坐过的吧台边。

有时我宁愿相信，江风是W城的浓情馈赠，然而Y城江堤上鱼鲜馆冒出的香味，也能追随记忆，和着江风，寻访我的鼻腔。

脑海中那些拥有独特地理的城，临海的，傍山的；那些矗立在城市上空的别致建筑，它们曾被我看见并深深印刻，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座完整的城市。我只能看见我能看到的部分，尽管我十分努力。我明白，一座座城市可以被感受，却无法被看见，正如我们只能片面地理解一颗母亲的心，一位妻子的情，一个丈夫的使命。

我的母亲不再愿意去看家乡的家城，她永远只会看见老家的乡村。我的母亲不属于城市，更不属于城市生活规则，她只属于亲人和乡亲。我们属于自己看见的那个部分，但那看不见的城市，才是我们真正的背景与未来。

荒岛书店(外一首)

午言

